三國志/卷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魏書・徐胡二王傳 ◄

三國志
魏書・王、毌丘、諸葛、鄧、鍾傳

► 魏書・方技傳

王凌　毌丘儉　諸葛誕　鄧艾　鍾會

王凌

王凌字彥雲，太原祁人也。叔父允，為漢司徒，誅董卓。卓將李傕、郭汜等為卓報仇，入長安，殺允，盡害其家。凌及兄晨，時年皆少，逾城得脫，亡命歸鄉里。凌舉孝廉，為發干長，〈《魏略》曰：凌為長，遇事，髡刑五歲，當道掃除。時太祖車過，問此何徒，左右以狀對。太祖曰：「此子師兄子也，所坐亦公耳。」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。〉稍遷至中山太守，所在有治，太祖辟為丞相掾屬。

文帝踐阼，拜散騎常侍，出為兗州刺史，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。臨江，夜大風，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。凌與諸將逆擊，捕斬首虜，獲舟船，有功，封宜城亭侯，加建武將軍，轉在青州。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，法度未整。凌布政施教，賞善罰惡，甚有綱紀，百姓稱之，不容於口。後從曹休征吳，與賊遇於夾石，休軍失利，凌力戰決圍，休得免難。仍徙為揚、豫州刺史，咸得軍民之歡心。始至豫州，旌先賢之後，求未顯之士，各有條教，意義甚美。初，凌與司馬朗、賈逵友善，及臨兗、豫，繼其名跡。正始初，為征東將軍，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。二年，吳大將全琮數万眾寇芍陂，凌率諸軍逆討，與賊爭塘，力戰連日，賊退走。進封南鄉侯，邑千三百五十戶，遷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

是時，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，屯平阿。舅甥並典兵，專淮南之重。凌就

遷為司空。司馬宣王既誅曹爽，進凌為太尉，假節鉞。凌、愚密協計，謂齊王不任天位，楚王彪長而才，欲迎立彪都許昌。嘉平元年九月，愚遣將張式至白馬，與彪相問往來。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，語子廣。廣言：「廢立大事，勿為禍先。」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凌、愚謀，以帝幼制於強臣，不堪為主，楚王彪長而才，欲迎立之，以興曹氏。凌使人告廣，廣曰：「凡舉大事，應本人情。今曹爽以驕奢失民，何平叔虛而不治，丁、畢、桓、鄧雖並有宿望，皆專競於世。加變易朝典，政令數改，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，民習於舊，眾莫之從。故雖勢傾四海，聲震天下，同日斬戮，名士減半，而百姓安之，莫或之哀，失民故也。今懿情雖難量，事未有逆，而擢用賢能，廣樹勝己，修先朝之政令，副眾心之所求。爽之所以為惡者，彼莫不必改，夙夜匪解，以恤民為先。父子兄弟，並握兵要，未易亡也。」凌不從。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，皆前史所不載，而猶出習氏。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，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。〉其十一月，愚復遣式詣彪，未還，會愚病死。〈《魏書》曰：愚字公治，本名浚，黃初中，為和戎護軍。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，小違節度，愚以法繩之。帝怒，械系愚，免官治罪，詔曰「浚何愚」！遂以名之。正始中，為曹爽長史，後出為兗州刺史。《魏略》曰：愚聞楚王彪有智勇。初東郡有訛言云：「白馬河出妖馬，夜過官牧邊鳴呼，眾馬皆應，明日見其跡，大如斛，行數里，還入河中。」又有謠言：「白馬素羈西南馳，其誰乘者朱虎騎。」楚王小字朱虎，故愚與王凌陰謀立楚王。乃先使人通意於王，言「使君謝王，天下事不可知，原王自愛」！彪亦陰知其意，答言「謝使君，知厚意也。」〉

二年，熒惑守南斗，凌謂：「斗中有星，當有暴貴者。」〈《魏略》曰：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，呼問詳。詳疑凌有所挾，欲悅其意，不言吳當有死喪，而言淮南楚分也，今吳、楚同佔，當有王者興。故凌計遂定。〉三年春，吳賊塞塗水。凌欲因此發，大嚴諸軍，表求討賊；詔報不聽。凌陰謀滋甚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，華、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。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，先下赦赦凌罪，又將尚書廣東，使為書喻凌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。凌自知勢窮，乃乘船單出迎宣王，遣掾王彧謝罪，送印綬、節鉞。軍到丘頭，凌面縛水次。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，見凌，慰勞之，還印綬、節鉞，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。凌至項，飲藥死。〈《魏略》載凌與太傅書曰：「卒聞神軍密發，已在百尺，雖知命窮盡，遲於相見，身首分離，不以為恨，前後遣使，有書未得還報，企踵西望，無物以譬。昨遣書之後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，旦發於浦口，奉被露布赦書，又得二十三日況，累紙誨示，聞命驚愕，五內失守，不知何地可以自處？僕久忝朝恩，歷試無效，統御戎馬，董齊東夏，事有闕廢，中心犯義，罪在三百，妻子同縣，無所禱矣。不圖聖恩天覆地載，橫蒙視息，復睹日月。亡甥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，僕即時呵抑，使不得竟其語。既人已知，神明所鑑，夫非事無陰，卒至發露，知此梟夷

之罪也。生我者父母，活我者子也。」又重曰：「身陷刑罪，謬蒙赦宥。今遣掾送印綬，頃至，當如詔書自縛歸命。雖足下私之，官法有分。」及到，如書。太傅使人解其縛。凌既蒙赦，加怙舊好，不復自疑，徑乘小船自趣太傅。太傅使人逆止之，住船淮中，相去十餘丈。凌知見外，乃遙謂太傅曰：「卿直以折簡召我，我當敢不至邪？而乃引軍來乎！」太傅曰：「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。」凌曰：「卿負我！」太傅曰：「我寧負卿，不負國家。」遂使人送來西。凌自知罪重，試索棺釘，以觀太傅意，太傅給之。凌行到項，夜呼掾屬與決曰：「行年八十，身名並滅邪！」遂自殺。干寶《晉紀》曰：凌到項，見賈逵祠在水側，凌呼曰：「賈梁道，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，唯爾有神，知之。」其年八月，太傅有疾，夢凌、逵為癘，甚惡之，遂薨。〉

宣王遂至壽春。張式等皆自首，乃窮治其事。彪賜死，諸相連者悉夷三族。〈《魏略》載：山陽單固，字恭夏，為人有器實。正始中，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，辟固，欲以為別駕。固不樂為州吏，辭以疾。愚禮意愈厚，固不欲應。固母夏侯氏謂固曰：「使君與汝父久善，故命汝不止，汝亦故當仕進，自可往耳。」固不獲已，遂往，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。後愚與王凌通謀，康、固皆知其計。會愚病，康應司徒召詣洛陽，固亦以疾解祿。康在京師露其事，太傅乃東取王凌。到壽春，固見太傅，太傅問曰：「卿知其事為邪？」固對不知。太傅曰：「且置近事。問卿，令狐反乎？」固又曰無。而楊康白，事事與固連。遂收捕固及家屬，皆係廷尉，考實數十，固故云無有。太傅錄楊康，與固對相詰。固辭窮，乃罵康曰：「老庸既負使君，又滅我族，顧汝當活邪！」辭定，事上，須報廷尉，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。固見其母，不仰視，其母知其慚也，字謂之曰：「恭夏，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，我強故耳。汝為人吏，自當爾耳。此自門戶衰，我無恨也。汝本意與我語。」固終不仰，又不語，以至於死。初，楊康自以白其事，冀得封拜，後以辭頗參錯，亦並斬。臨刑，俱出獄，固又罵康曰：「老奴，汝死自分耳。若令死者有知，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。」〉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，齊崔杼、鄭歸生皆加追戮，陳屍斫棺，載在方策。凌、愚罪宜如舊典。乃發凌、愚塚，剖棺，暴屍於所近市三日，燒其印綬、朝服，親土埋之。〈干寶《晉紀》曰：兗州武吏東平馬隆，託為愚家客，以私財更殯葬，行服三年，種植松柏。一州之士愧之。〉進弘、華爵為鄉侯。廣有志尚學行，死時年四十餘。〈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廣字公淵。弟飛梟、金虎，並才武過人。太傅嘗從容問蔣濟，濟曰：「凌文武俱贍，當今無雙。廣等志力，有美於父耳。」退而悔之，告所親曰：「吾此言，滅人門宗矣。」《魏末傳》曰：凌少子字明山，最知名，善書，多技藝，人得其書，皆以為法。走向太原，追軍及之，時有飛鳥集桑樹，隨枝低卬，舉弓射之即倒，追人乃止不復進。明山投親家食，親家告吏，乃就執之。〉

毌丘儉

毌丘儉字仲恭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父興，黃初中為武威太守，伐叛柔服，開通河右，名次金城太守蘇則。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，封高陽鄉侯。〈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：「河右遐遠，喪亂彌久，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，加民夷雜處，數有兵難。領太守毌丘興到官，內撫吏民，外懷羌、胡，卒使柔附，為官效用。黃華、張進初圖逆亂，扇動左右，興志氣忠烈，臨難不顧，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，言則涕泣。於時男女萬口，咸懷感激，形毀髮亂，誓心致命。尋率精兵踧脅張掖，濟拔領太守杜通、西海太守張睦。張掖番和、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，興皆安卹，使盡力田。興每所歷，盡竭心力，誠國之良吏。殿下即位，留心萬機，苟有毫毛之善，必有賞錄，臣伏緣聖旨，指陳其事。」〉入為將作大匠。儉襲父爵，為平原侯文學。明帝即位，為尚書郎，遷羽林監。以東宮之舊，甚見親待。出為洛陽典農。時取農民以治宮室，儉上疏曰：「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，所急務者衣食。誠使二賊不滅，士民飢凍，雖崇美宮室，猶無益也。」遷荊州刺史。

青龍中，帝圖討遼東，以儉有幹策，徙為幽州刺史，加度遼將軍，使持節，護烏丸校尉。率幽州諸軍至襄平，屯遼隧。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、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等，昔隨袁尚奔遼東者，率眾五千餘人降。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，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、王，賜輿馬繒採各有差。公孫淵逆與儉戰，不利，引還。明年，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万討淵，定遼東。儉以功進封安邑侯，食邑三千九百戶。

正始中，儉以高句驪數侵叛，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，從諸道討之。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，進軍沸流水上，大戰梁口，〈梁音渴。〉宮連破走。儉遂束馬縣車，以登丸都，屠句驪所都，斬獲首虜以千數。句驪沛者名得來，數諫宮，〈臣松之按東夷傳：沛者，句驪國之官名。〉宮不從其言。得來歎曰：「立見此地將生蓬蒿。」遂不食而死，舉國賢之。儉令諸軍不壞其墓，不伐其樹，得其妻子，皆放遣之。宮單將妻子逃竄。儉引軍還。六年，復征之，宮遂奔買溝。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，〈《世語》曰：頎字孔碩，東萊人，晉永嘉中大賊王彌，頎之孫。〉過沃沮千有餘里，至肅慎氏南界，刻石紀功，刊丸都之山，銘不耐之城。諸所誅納八千餘口，論功受賞，侯者百餘人。穿山溉灌，民賴其利。

遷左將軍，假節監豫州諸軍事，領豫州刺史，轉為鎮南將軍。諸葛誕戰於東關，不利，乃令誕、儉對換。誕為鎮南，都督豫州。儉為鎮東，都督楊州。吳太傅諸葛恪圍合

肥新城，儉與文欽御之，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，恪退還。

初，儉與夏侯玄、李豐等厚善。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，曹爽之邑人也，驍果粗猛，數有戰功，好增虜獲，以徼寵賞，多不見許，怨恨日甚。儉以計厚待欽，情好歡洽。欽亦感戴，投心無貳。正元二年正月，有彗星數十丈，西北竟天，起於吳、楚之分。儉、欽喜，以為己祥。遂矯太后詔，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，移諸郡國，舉兵反。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，及吏民大小，皆入壽春城，為壇於城西，歃血稱兵為盟，分老弱守城，儉、欽自將五六萬眾渡淮，西至項。儉堅守，欽在外為遊兵。〈儉、欽等表曰：「故相國懿，匡輔魏室，歷事忠貞，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。懿戮力盡節，以寧華夏。又以齊王聰明，無有穢德，乃心勤盡忠以輔上，天下賴之。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，始分軍糧，克時同舉，未成而薨。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，故遂使師承統懿業，委以大事。而師以盛年在職，無疾託病，坐擁強兵，無有臣禮，朝臣非之，義士譏之，天下所聞，其罪一也。懿造計取賊，多舂軍糧，剋期有日。師為大臣，當除國難，又為人子，當卒父業。哀聲未絕而便罷息，為臣不忠，為子不孝，其罪二也。賊退過東關，坐自起眾，三征同進，喪眾敗績，歷年軍實，一旦而盡，致使賊來，天下騷動，死傷流離，其罪三也。賊舉國悉眾，號五十萬，來向壽春，圖詣洛陽，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，乃杜塞要險，不與爭鋒，還固新城。淮南將士，衝鋒履刃，晝夜相守，勤瘁百日，死者塗地，自魏有軍已來，為難苦甚，莫過於此。而師遂意自由，不論封賞，權勢自在，無所領錄，其罪四也。故中書令李豐等，以師無人臣節，欲議退之。師知而請豐，其夕拉殺，載屍埋棺。豐等為大臣，帝王腹心，擅加酷暴，死無罪名，師有無君之心，其罪五也。懿每嘆說齊王自堪人主，君臣之義定。奉事以來十有五載，始欲歸政，按行武庫，詔問禁兵不得妄出。師自知姦慝，人神所不祐，矯廢君主，加之以罪。孚，師之叔父，性甚仁孝，追送齊王，悲不自勝。群臣皆怒而師懷忍，不顧大義，其罪六也。又故光祿大夫張緝，無罪而誅，夷其妻子，並及母后，逼恐至尊，強催督遣，臨時哀愕，莫不傷痛；而師稱慶，反以歡喜，其罪七也。陛下踐阼，聰明神武，事經聖心，欲崇省約，天下聞之，莫不歡慶；而師不自改悔脩复臣禮，而方徵兵募士，毀壞宮內，列侯自衛。陛下即阼，初不朝覲。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，复拒不通，不奉法度，其罪八也。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，以廚錢給賜，而師舉奏加辟，雖云流徙，道路餓殺，天下聞之，莫不哀傷，其罪九也。三方之守，一朝闕廢，多選精兵，以自營衛，五營領兵，闕而不補，多載器杖，充聚本營，天下所聞，人懷憤怨，訛言盈路，以疑海內，其罪十也。多休守兵，以佔高第，以空虛四表，欲擅強勢，以逞姦心，募取屯田，加其復賞，阻兵安忍，壞亂舊法。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，欲悉誅之，一旦舉事廢主。天不長惡，使目腫不成，其罪十一也。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，獲成大功，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，開國承家，猶堯舜相傳

也。臣與安豐護軍鄭翼、廬江護軍呂宣、太守張休、淮南太守丁尊、督合肥護軍王休等議，各以累世受恩，千載風塵，思盡軀命，以完全社稷安主為效。斯義苟立，雖焚妻子，吞炭漆身，死而不恨也。按師之罪，宜加大辟，以彰姦慝。春秋之義，一世為善，一世宥之。懿有大功，海內所書，依古典議，廢師以侯就弟。弟昭，忠肅寬明，樂善好士，有高世君子之度，忠誠為國，不與師同。臣等碎首所保，可以代師輔導聖躬。太尉孚，忠孝小心，所宜親寵，授以保傅。護軍散騎常侍望，忠公親事，當官稱能，遠迎乘輿，有宿衛之功，可為中領軍。春秋之義，大義滅親，故周公誅弟，石碏戮子，季友鴆兄，上為國計，下全宗族。殛鯀用禹，聖人明典，古今所稱。乞陛下下臣等所奏，朝堂博議。臣言當道，使師遜位避賢者，罷兵去備，如三皇舊法，則天下協同。若師負勢恃眾不自退者，臣等率將所領，晝夜兼行，惟命是授。臣等今日所奏，惟欲使大魏永存，使陛下得行君意，遠絕亡之禍，百姓安全，六合一體，使忠臣義士，不愧於三皇五帝耳。臣恐兵起，天下擾亂，臣輒上事，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，各安慰所部吏民，不得妄動，謹具以狀聞。惟陛下愛養精神，明慮危害，以寧海內。師專權用勢，賞罰自由，聞臣等舉眾，必下詔禁絕關津，使驛書不通，擅复徵調，有所收捕。此乃師詔，非陛下詔書，在所皆不得復承用。臣等道遠，懼文書不得皆通，輒臨時賞罰，以便宜從事，須定表上也。」〉

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，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，征東將軍胡遵督青、徐諸軍出於譙、宋之間，絕其歸路。大將軍屯汝陽，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。今諸軍皆堅壁勿與戰。儉、欽進不得鬥，退恐壽春見襲，不得歸，計窮不知所為。淮南將士，家皆在北，眾心沮散，降者相屬，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。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，示弱以誘之，大將軍尋自洙至。欽不知，果夜來欲襲艾等，會明，見大軍兵馬盛，乃引還。〈《魏氏春秋》曰：欽中子俶，小名鴦。年尚幼，勇力絕人，謂欽曰：「及其未定，擊之可破也。」於是分為二隊，夜夾攻軍。俶率壯士先至，大呼大將軍，軍中震擾。欽後期不應。會明，俶退，欽亦引還。魏末傳曰：殿中人姓尹，字大目，小為曹氏家奴，常侍在帝側，大將軍將俱行。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，啟云：「文欽本是明公腹心，但為人所誤耳，又天子鄉里。大目昔為文欽所信，乞得追解語之，令還與公复好。」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，乘大馬，被鎧甲，追文欽，遙相與語。大目心實欲曹氏安，謬言：「君侯何苦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！」欲使欽解其旨。欽殊不悟，乃更厲聲罵大目：「汝先帝家人，不念報恩，而反與司馬師作逆；不顧上天，天不祐汝！」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，大目涕泣曰：「世事敗矣，善自努力也。」〉大將軍縱驍騎追擊，大破之，欽遁走。是日，儉聞欽戰敗，恐懼夜走，眾潰。比至慎縣，左右人兵稍棄儉去，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。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，傳

首京都。屬封侯。秀、重走入吳。將士諸為儉、欽所迫脅者，悉歸降。〈欽與郭淮書曰：「大將軍昭伯與太傅（伯）俱受顧命，登床把臂，託付天下，此遠近所知。後以勢利，乃絕其祀，及其親黨，皆一時之俊，可為痛心，奈何奈何！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，義貫金石，當此之時，想益毒痛，有不可堪也。王太尉嫌其專朝，潛欲舉兵，事竟不捷，复受誅夷，害及楚王，想甚追恨。太傅既亡，然其子師繼承父業，肆其虐暴，日月滋甚，放主弒後，殘戮忠良，包藏禍心，遂至篡弒。此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？欽以名義大故，事君有節，忠憤內發，忘寢與食，無所吝顧也。會毌丘子邦自與父書，騰說公侯，盡事主之義，欲奮白髮，同符太公，惟須東問，影響相應，聞問之日，能不慷慨！是以不顧妻孥之痛，即與毌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，西趨京師，欲扶持王室，掃除奸逆，企踵西望，不得聲問，魯望高子，不足喻急。夫當仁不讓，況救君之難，度道遠艱，故不果期要耳。然同舟共濟，安危勢同，禍痛已連，非言飾所解，自公侯所明也。共事曹氏，積信魏朝，行道之人，皆所知見。然在朝之士，冒利偷生，烈士所恥，公侯所賤，賈豎所不忍為也，況當塗之士邪？軍屯住項，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，就於樂嘉城討師，師之徒眾，尋時崩潰，其所斬截，不復訾原，但當長驅徑至京師，而流言先至，毌丘不復詳之，更謂小人為誤，諸軍便爾瓦解。毌丘還走，追尋釋解，無所及。小人還項，复遇王基等十二軍，追尋毌丘，進兵討之，即時克破，所向全勝，要那後無繼何？孤軍梁昌，進退失所，還據壽春，壽春复走，狼狽躓閡，無復他計，惟當歸命大吳，借兵乞食，繼踵伍員耳。不若僕隸，如何快心，复君之仇，永使曹氏少享血食，此亦大國之所祐念也。想公侯不使程嬰、臼擅名於前代，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？今大吳敦崇大義，深見愍悼。然僕於國大分連接，遠同一勢，日欲俱舉，瓜分中國，不原偏取以為己有。公侯必欲共忍帥胸懷，宜廣大勢，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。今者之計，宜屈己伸人，託命歸漢，東西俱舉爾，乃可克定師黨耳。深思鄙言，若愚計可從，宜使漢軍克制期要，使六合校考，與周、召同封，以託付兒孫。此亦非小事也，大丈夫寧處其落落，是以遠呈忠心，時望嘉應。」時郭淮已卒，欽未知，故有此書。《世語》曰：毌丘儉之誅，黨與七百餘人，傳侍御史杜友治獄，惟舉首事十人，餘皆奏散。友字季子，東郡人，仕晉冀州刺史、河南尹。子默，字世玄，歷吏部郎，衛尉。〉

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，先時知儉謀將發，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。別攻下之，夷儉三族。〈《世語》曰：甸字子邦，有名京邑。齊王之廢也，甸謂儉曰：「大人居方獄重任，國傾覆而晏然自守，將受四海之責。」儉然之。大將軍惡其為人也。及儉起兵，問屈　　所在，云不來無能為也。儉初起兵，遣子宗四人入吳。太康中，吳平，宗兄弟皆還中國。宗字子仁，有儉風，至零陵太守。宗子奧，巴東監軍、益州刺史。習鑿齒曰：毌丘儉感明帝之顧命，故為此役。君子謂毌丘儉事雖不成，可謂忠臣矣。夫竭節而赴義

者我也，成之與敗者時也，我苟無時，成何可必乎？忘我而不自必，乃所以為忠也。古人有言：「死者復生，生者不愧。」若毌丘儉可謂不愧也。〉

文欽

欽亡入吳，吳以欽為都護、假節、鎮北大將軍、幽州牧、譙侯。〈欽〈降吳表〉曰：「禀命不幸，常隸魏國，兩絕於天。雖側伏隅都，自知無路。司馬師滔天作逆，廢害二主，辛、癸、高、莽，惡不足喻。欽累世受魏恩，烏鳥之情，竊懷憤踴，在三之義，期於弊僕。前與毌丘儉、郭淮等俱舉義兵，當共討師，掃除凶孽，誠臣慺慺愚管所執。智慮淺薄，微節不騁，進無所依，悲痛切心。退惟不能扶翼本朝，抱愧俯仰，靡所自厝。冒緣古義，固有所歸，庶假天威，得展萬一，僵仆之日，亦所不恨。輒相率將，歸命聖化，慚偷苟生，非辭所陳。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、前將軍、山桑侯印綬。臨表惶惑，伏須罪誅。」《魏書》曰：欽字仲若，譙郡人。父稷，建安中為騎將，有勇力。欽少以名將子，材武見稱。魏諷反，欽坐與諷辭語相連，及下獄，掠笞數百，當死，太祖以稷故赦之。太和中，為五營校督，出為牙門將。欽性剛暴無禮，所在倨傲陵上，不奉官法，輒見奏遣，明帝抑之。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，轉為廬江太守、鷹揚將軍。王淩奏欽貪殘，不宜撫邊，求免官治罪，由是徵欽還。曹爽以欽鄉里，厚養待之，不治欽事。復遣還廬江，加冠軍將軍，貴寵逾前。欽以故益驕，好自矜伐，以壯勇高人，頗得虛名於三軍。曹爽誅後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，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。自曹爽之誅，欽常內懼，與諸葛誕相惡，無所與謀。會誕去兵，毌丘儉往，乃陰共結謀。戰敗走，晝夜間行，追者不及，遂得入吳，孫峻厚待之。欽雖在他國，不能屈節下人，自呂據、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，惟峻常左右之。〉

諸葛誕

諸葛誕字公休，琅邪陽都人，諸葛豐後也。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，〈《魏氏春秋》曰：誕為郎，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，遭風覆沒，誕亦俱溺。虎賁浮河救誕，誕曰：「先救杜侯。」誕飄於岸，絕而復蘇。〉入為吏部郎。人有所屬託，輒顯其言而承用之，後有當否，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，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舉。累遷御史中丞尚書，與夏侯玄、鄧颺等相善，收名朝廷，京都翕然。言事者以誕、颺等脩浮華，合虛譽，漸不可長。明帝惡之，免誕官。〈《世語》曰：是時，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、尚書諸葛誕、鄧颺之徒，共相題表，以玄、疇四人為四聰，誕、備八人為八達，中書監劉放子熙、孫資子密、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，咸不及比，以父居勢位，容之為三豫，凡十五人。帝以

構長浮華，皆免官廢錮。〉會帝崩，正始初，玄等並在職。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，出為揚州刺史，加昭武將軍。

王凌之陰謀也，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，以誕為鎮東將軍、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，封山陽亭侯。諸葛恪興東關，遣誕督諸軍討之，與戰，不利。還，徙為鎮南將軍。

後毌丘儉、文欽反，遣使詣誕，招呼豫州士民。誕斬其使，露布天下，令知儉、欽凶逆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，使誕督豫州諸軍，渡安風津向壽春。儉、欽之破也，誕先至壽春。壽春中十餘萬口，聞儉、欽敗，恐誅，悉破城門出，流迸山澤，或散走入吳。以誕久在淮南，乃復以為鎮東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都督揚州。吳大將孫峻、呂據、留贊等聞淮南亂，會文欽往，乃帥眾將欽徑至壽春；時誕諸軍已至，城不可攻，乃走。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，斬贊，傳首，收其印節。進封高平侯，邑三千五百戶，轉為征東大將軍。

誕既與玄、颺等至親，又王凌、毌丘儉累見夷滅，懼不自安，傾帑藏振施以結眾心，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。〈《魏書》曰：誕賞賜過度。有犯死者，虧制以活之。〉甘露元年冬，吳賊欲向徐堨，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，而復請十萬眾守壽春，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，內欲保有淮南。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，以誕舊臣，欲入度之。二年五月，徵為司空。誕被詔書，愈恐，遂反。召會諸將，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，殺之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司馬文王既秉朝政，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，於是遣充至壽春。充還啟文王：「誕再在揚州，有威名，民望所歸。今徵，必不來，禍小事淺；不徵，事遲禍大。」乃以為司空。書至，誕曰：「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，今便為司空！不遣使者，健步齎書，使以兵付樂綝，此必綝所為。」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，揚州人欲閉門，誕叱曰：「卿非我故吏邪！」徑入，綝逃上樓，就斬之。魏末傳曰：賈充與誕相見，談說時事，因謂誕曰：「洛中諸賢，皆原禪代，君所知也。君以為云何？」誕厲色曰：「卿非賈豫州子？世受魏恩，如何負國，欲以魏室輸人乎？非吾所忍聞。若洛中有難，吾當死之。」充默然。誕既被徵，請諸牙門置酒飲宴，呼牙門從兵，皆賜酒令醉，謂眾人曰：「前作千人鎧仗始成，欲以擊賊，今當還洛，不復得用，欲暫出，將見人遊戲，須臾還耳；諸君且止。」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。樂綝聞之，閉州門。誕歷南門宣言曰：「當還洛邑，暫出遊戲，揚州何為閉門見備？」前至東門，東門复閉，乃使兵緣城攻門，州人悉走，因風放火，焚其府庫，遂殺綝。誕表曰：「臣受國重任，統兵在東。揚州刺史樂綝專詐，說臣與吳交通，又言被詔當代臣位，無狀日久。臣奉國命，以死自立，終無異端。忿綝不忠，輒將步騎七百人，以今月六日討綝，即日斬首，函頭驛馬傳送。若聖朝

明臣，臣即魏臣；不明臣，臣即吳臣。不勝發憤有日，謹拜表陳愚，悲感泣血，哽咽斷絕，不知所如，乞朝廷察臣至誠。」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，率皆鄙陋。疑誕表言曲，不至於此也。〉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，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，聚谷足一年食，閉城自守。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。〈《世語》曰：黃初末，吳人髮長沙王吳芮塚，以其塼於臨湘為孫堅立廟。芮容貌如生，衣服不朽。後豫發者見吳綱曰：「君何類長沙王吳芮，但微短耳。」綱瞿然曰；「是先祖也，君何由見之？」見者言所由，綱曰：「更葬否？」答曰：「即更葬矣。」自芮之卒年至塚發，四百餘年，綱，芮之十六世孫矣。〉吳人大喜，遣將全懌、全端、唐咨、王祚等，率三萬眾，密與文欽俱來應誕。以誕為左都護、假節、大司徒、驃騎將軍、青州牧、壽春侯。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，督諸軍圍壽春，未合。咨、欽等從城東北，因山乘險，得將其眾突入城。

六月，車駕東征，至項。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，臨淮討之。大將軍屯丘頭。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，表裡再重，塹壘甚峻。又使監軍石苞、兗州刺史州泰等，簡銳卒為遊軍，備外寇。欽等數出犯圍，逆擊走之。吳將朱異再以大眾來迎誕等，渡黎漿水，泰等逆與戰，每摧其鋒。孫綝以異戰不進，怒而殺之。城中食轉少，外救不至，眾無所恃。將軍蔣班、焦彝，皆誕爪牙計事者也，棄誕，逾城自歸大將軍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蔣班、焦彝言於諸葛誕曰：「朱異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，孫綝殺異而歸江東，外以發兵為名，而內實坐須成敗，其歸可見矣。今宜及眾心尚固，士卒思用，並力決死，攻其一面，雖不能盡克，猶可有全者。」文欽曰：「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，未有難北方者也。況公今舉十餘萬之眾內附，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，父子兄弟盡在江表，就孫綝不欲，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？且中國無歲無事，軍民並疲，今守我一年，勢力已因，異圖生心，變故將起，以往準今，可計日而望也。」班、彝固勸之，欽怒，而誕欲殺班。二人懼，且知誕之必敗也，十一月，乃相攜而降。〉大將軍乃使反間，以奇變說全懌等，懌等率眾數千人開門來出。城中震懼，不知所為。

三年正月，誕、欽、咨等大為攻具，晝夜五六日攻南圍，欲決圍而出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文欽曰：「蔣班、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，全端、全懌又率眾逆降，此敵無備之時也，可以戰矣。」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，遂共悉眾出攻。〉圍上諸軍，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，弩矢及石雨下，死傷者蔽地，血流盈塹。復還入城，城內食轉竭，降出者數万口。欽欲盡出北方人，省食，與吳人堅守，誕不聽，由是爭恨。欽素與誕有隙，徒以計合，事急愈相疑。欽見誕計事，誕遂殺欽。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，聞欽死，勒兵馳赴之，眾不為用。鴦、虎單走，逾城出，自歸大將軍。軍吏請誅之，大將軍令曰：「欽之罪不容誅，其子固應當戮，然鴦、虎以窮歸命，且城未拔，殺之是堅其心

也。」乃赦鴦、虎，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，呼語城內云：「文欽之子猶不見殺，其餘何懼？」表鴦、虎為將軍，各賜爵關內侯。城內喜且擾，又日飢困，誕、咨等智力窮。大將軍乃自臨圍，四面進兵，同時鼓譟登城，城內無敢動者。誕窘急，單乘馬，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。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，斬誕，傳首，夷三族。誕麾下數百人，坐不降見斬，皆曰：「為諸葛公死，不恨。」其得人心如此。〈干寶《晉紀》曰：數百人拱手為列，每斬一人，輒降之，竟不變，至盡，時人比之田橫。吳將於詮曰：「大丈夫受命其主，以兵救人，既不能克，又束手於敵，吾弗取也。」乃免胄冒陳而死。〉唐咨、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，吳兵萬眾，器仗軍實山積。

初圍壽春，議者多欲急攻之，大將軍以為：「城固而眾多，攻之必力屈，若有外寇，表裡受敵，此危道也。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，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，吾當以全策縻之，可坐而制也。」誕以二年五月反，三年二月破滅。六軍按甲，深溝高壘，而誕自困，竟不煩攻而克。〈干寶《晉紀》曰：初，壽春每歲雨潦，淮水溢，常淹城邑。故文王之築圍也，誕笑之曰：「是固不攻而自敗也。」及大軍之攻，亢旱逾年。城既陷，是日大雨，圍壘皆毀。誕子靚，字仲思，吳平還晉。靚子恢，字道明，位至尚書令，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。〉及破壽春，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，吳兵室家在江南，不可縱，宜悉坑之。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，全國為上，戮其元惡而已。吳兵就得亡還，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。一無所殺，分佈三河近郡以安處之。

唐咨

唐咨本利城人。黃初中，利城郡反，殺太守徐箕，推咨為主。文帝遣諸軍討破之，咨走入海，遂亡至吳，官至左將軍，封侯、持節。誕、欽屠戮，咨亦生禽，三叛皆獲，天下快焉。〈《傅子》曰：宋建椎牛禱賽，終自焚滅。文欽日祠祭事天，斬於人手。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，淫祀求福，伏尸淮南，舉族誅夷。此天下所共見，足為明鑑也。〉拜咨安遠將軍，其餘裨將咸假號位，吳眾悅服。江東感之，皆不誅其家。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，惟誅其首逆，餘皆赦之。聽鴦、虎收斂欽喪，給其車牛，致葬舊墓。〈習鑿齒曰：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。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，可謂能以德攻矣。夫建業者異矣，各有所尚，而不能兼併也。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，存義之國喪於懦退，今一征而禽三叛，大虜吳眾，席捲淮浦，俘馘十萬，可謂壯矣。而未及安坐，喪王基之功，種惠吳人，結異類之情，寵鴦葬欽，忘疇昔之隙，不咎誕眾，使揚士懷愧，功高而人樂其成，業廣而敵懷其德，武昭既敷，文算又洽，推此道也，天下其孰能當之哉？喪王基，語在《基傳》。◎鴦一名俶。《晉諸公贊》曰，俶後為將軍，破涼州虜，名聞天下。太

康中為東夷校尉、假節。當之職，入辭武帝，帝見而惡之，託以他事免俶官。東安公繇，諸葛誕外孫，欲殺俶，因誅楊駿，誣俶謀逆，遂夷三族。〉

鄧艾

鄧艾字士載，義陽棘陽人也。少孤，太祖破荊州，徙汝南，為農民養犢。年十二，隨母至潁川，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，言「文為世範，行為士則」，艾遂自名範，字士則。後宗族有與同者，故改焉。為都尉學士，以口吃，不得作幹佐。為稻田守叢草吏。同郡吏父憐其家貧，資給甚厚，艾初不稱謝。每見高山大澤，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，時人多笑焉。後為典農綱紀，上計吏，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。宣王奇之，辟之為掾，〈《世語》曰：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，與石苞皆年十二三。謁者陽翟郭玄信，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。建安中，少府吉本起兵許都，玄信坐被刑在家，從典農司馬求人禦，以艾、苞與禦，行十餘里，與語，悅之，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。艾後為典農功曹，奉使詣宣王，由此見知，遂被拔擢。〉遷尚書郎。

時欲廣田畜谷，為滅賊資，使艾行陳、項已東至壽春。艾以為「田良水少，不足以盡地利，宜開河渠，可以引水澆溉，大積軍糧，又通運漕之道。」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。又以為「昔破黃巾，因為屯田，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。今三隅已定，事在淮南，每大軍征舉，運兵過半，功費巨億，以為大役。陳、蔡之間，土下田良，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，並水東下。令淮北屯二萬人，淮南三萬人，十二分休，常有四萬人，且田且守。水豐常收三倍於西，計除眾費，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。六七年間，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，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。以此乘吳，無往而不克矣。」宣王善之，事皆施行。正始二年，乃開廣漕渠，每東南有事，大軍興眾，汎舟而下，達於江、淮，資食有儲而無水害，艾所建也。

出參征西軍事，遷南安太守。嘉平元年，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。維退，淮因西擊羌。艾曰：「賊去未遠，或能復還，宜分諸軍以備不虞。」於是留艾屯白水北。三日，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。艾謂諸將曰：「維今卒還，吾軍人少，法當來渡而不作橋。此維使化持吾，令不得還。維必自東襲取洮城。」洮城在水北，去艾屯六十里。艾即夜潛軍徑到，維果來渡，而艾先至據城，得以不敗。賜爵關內侯，加討寇將軍，後遷城陽太守。

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並為一部，艾上言曰：

戎狄獸心，不以義親，強則侵暴，弱則內附，故周宣有玁狁之寇，漢祖有平城之圍。每匈奴一盛，為前代重患。自單于在外，莫能牽制長卑。誘而致之，使來入侍。由是羌夷失統，合散無主。以單于在內，萬里順軌。今單于之尊日疏，外土之威浸重，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。聞劉豹部有叛胡，可因叛割為二國，以分其勢。去卑功顯前朝，而子不繼業，宜加其子顯號，使居雁門。離國弱寇，追錄舊勳，此禦邊長計也。

又陳：“羌胡與民同處者，宜以漸出之，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，塞姦宄之路。”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，多納用焉。遷汝南太守，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，久已死，遣吏祭之，重遺其母，舉其子與計吏。艾所在，荒野開闢，軍民並豐。

諸葛恪圍合肥新城，不克，退歸。艾言景王曰：「孫權已沒，大臣未附，吳名宗大族，皆有部曲，阻兵仗勢，足以建命。恪新秉國政，而內無其主，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，競於外事，虐用其民，悉國之眾，頓於堅城，死者萬數，載禍而歸，此恪獲罪之日也。昔子胥、吳起、商鞅、樂毅皆見任時君，主沒而敗。況恪才非四賢，而不慮大患，其亡可待也。」恪歸，果見誅。遷兗州刺史，加振威將軍。上言曰：「國之所急，惟農與戰，國富則兵強，兵強則戰勝。然農者，勝之本也。孔子曰『足食足兵』，食在兵前也。上無設爵之勸，則下無財畜之功。今使考績之賞，在於積粟富民，則交遊之路絕，浮華之原塞矣。」

高貴鄉公即尊位，進封方城亭侯。毌丘儉作亂，遣健步齎書，欲疑惑大眾，艾斬之，兼道進軍，先趣樂嘉城，作浮橋。司馬景王至，遂據之。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，艾追之至丘頭。欽奔吳。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眾，將渡江，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，艾以與賊勢相遠，非要害之地，輒移屯附亭，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，遂走之。其年徵拜長水校尉。以破欽等功，進封方城鄉侯，行安西將軍。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，姜維退駐鍾提，乃以艾為安西將軍，假節、領護東羌校尉。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，未能更出。艾曰：

洮西之敗，非小失也；破軍殺將，倉廩空虛，百姓流離，幾於危亡。今以策言之，彼有乘勝之勢，我有虛弱之實，一也。彼上下相習，五兵犀利，我將易兵新，器杖未復，二也。彼以船行，吾以陸軍，勞逸不同，三也。狄道、隴西、南安、祁山，各當有守，彼專為一，我分為四，四也。從南安、隴西，因食羌谷，若趣祁山，熟麥千頃，為之縣餌，五也。賊有黠數，其來必矣。

頃之，維果向祁山，聞艾已有備，乃回從董亭趣南安，艾據武城山以相持。維與艾爭險，不克，其夜，渡渭東行，緣山趣上邽，艾與戰於段谷，大破之。甘露元年詔曰：「逆賊姜維連年狡黠，民夷騷動，西土不寧。艾籌畫有方，忠勇奮發，斬將十數，馘首千計；國威震於巴、蜀，武聲揚於江、岷。今以艾為鎮西將軍、都督隴右諸軍事，進封鄧侯。分五百戶封子忠為亭侯。」二年，拒姜維於長城，維退還。遷征西將軍，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。

景元三年，又破維於侯和，維卻保沓中。四年秋，詔諸軍征蜀，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，使艾與維相綴連；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，令不得歸。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，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，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。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，引退還。欣等追躡於強川口，大戰，維敗走。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，從孔函谷入北道，欲出雍州後。諸葛緒聞之，卻還三十里。維入北道三十餘里，聞緒軍卻，尋還，從橋頭過，緒趣截維，較一日不及。維遂東引，還守劍閣。鍾會攻維未能克。艾上言：「今賊摧折，宜遂乘之，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，出劍閣西百里，去成都三百餘里，奇兵衝其腹心。劍閣之守必還赴涪，則會方軌而進；劍閣之軍不還，則應涪之兵寡矣。軍誌有之曰：『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』今掩其空虛，破之必矣。」

冬十月，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，鑿山通道，造作橋閣。山高谷深，至為艱險，又糧運將匱，頻於危殆。艾以氈自裹，推轉而下。將士皆攀木緣崖，魚貫而進。先登至江由，蜀守將馬邈降。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，列陳待艾。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，司馬師纂等出其左。忠、纂戰不利，並退還，曰：「賊未可擊。」艾怒曰：「存亡之分，在此一舉，何不可之有？」乃叱忠、纂等，將斬之。忠、纂馳還更戰，大破之，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，進軍到雒。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，為箋詣艾請降。

艾至成都，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，艾執節解縛焚櫬，受而宥之。檢禦將士，無所虜略，綏納降附，使復舊業，蜀人稱焉。輒依鄧禹故事，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，太子奉車、諸王駙馬都尉。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，或領艾官屬。以師纂領益州刺史，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。使於綿竹築臺以為京觀，用彰戰功。士卒死事者，皆與蜀兵同共埋藏。艾深自矜伐，謂蜀士大夫曰：「諸君賴遭某，故得有今日耳。若遇吳漢之徒，已殄滅矣。」又曰：「姜維自一時雄兒也，與某相值，故窮耳。」有識者笑之。

十二月，詔曰：「艾曜威奮武，深入虜庭，斬將搴旗，梟其鯨鯢，使僭號之主，稽首系頸，歷世逋誅，一朝而平。兵不逾時，戰不終日，雲徹席捲，盪定巴蜀。雖白起破強楚，韓信克勁趙，吳漢禽子陽，亞夫滅七國，計功論美，不足比勳也。其以艾為太尉，增邑二萬戶，封子二人亭侯，各食邑千戶。」〈袁子曰：諸葛亮，重人也，而驟用蜀兵，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。今國家一舉而滅蜀，自征伐之功，未有如此之速者也。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，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劍閣而不得進，三軍之士已飢，艾雖戰勝克將，使劉禪數日不降，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。故功業如此之難也。國家前有壽春之役，後有滅蜀之勞，百姓貧而倉稟虛，故小國之慮，在於時立功以自存，大國之慮，在於既勝而力竭，成功之後，戒懼之時也。〉艾言司馬文王曰：

兵有先聲而後實者，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，吳人震恐，席捲之時也。然大舉之後，將士疲勞，不可便用，且徐緩之；留隴右兵二萬人，蜀兵二萬人，煮鹽興冶，為軍農要用，並作舟船，豫順流之事，然後發使告以利害，吳必歸化，可不征而定也。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，安士民以來遠人，若便送禪於京都，吳以為流徙，則於向化之心不勸。宜權停留，須來年秋冬，比爾吳亦足平。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，錫其資財，供其左右。郡有董卓塢，為之宮舍。爵其子為公侯，食郡內縣，以顯歸命之寵。開廣陵、城陽以待吳人，則畏威懷德，望風而從矣。

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：「事當須報，不宜輒行。」艾重言曰：「銜命征行，奉指授之策，元惡既服；至於承制拜假，以安初附，謂合權宜。今蜀舉眾歸命，地盡南海，東接吳會，宜早鎮定若待國命，往復道途，延引日月。春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國家，專之可也。今吳未賓；勢與蜀連，不可拘常以失事機。兵法，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艾雖無古人之節，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。」鍾會、胡烈、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，變釁以結。詔書檻車徵艾。〈《魏氏春秋》曰：艾仰天歎曰：「艾忠臣也，一至此乎！白起之酷，復見於今日矣。」〉

艾父子既囚，鍾會至成都，先送艾，然後作亂。會已死，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，迎還。瓘遣田續等討艾，遇於綿竹西，斬之。子忠與艾俱死，餘子在洛陽者悉誅，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初艾之下江由也，以續不進，欲斬，既而捨之。及瓘遣續，謂曰：「可以報江由之辱矣。」杜預言於眾曰：「伯玉其不免乎！身為名士，位望已高，既無德音，又不御下以正，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將何以堪其責乎？」瓘聞之，不俟駕而謝。《世語》曰：師纂亦與艾俱死。纂性急少恩，死之日體無完皮。〉

初，艾當伐蜀，夢坐山上而有流水，以問殄虜護軍爰邵。邵曰：「按易卦，山上有水曰蹇。蹇繇曰：『蹇利西南，不利東北。』孔子曰：『蹇利西南，往有功也；不利東北，其道窮也。』往必克蜀，殆不還乎！」艾憮然不樂。〈荀綽《冀州記》曰：邵起自幹吏，位至衛尉。長子翰，河東太守。中子儆，大司農。少子倩，字君幼，寬厚有器局，勤於當世，歷位冀州刺史、太子右衛率。翰子俞，字世都，清貞貴素，辯於論議，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。少有能名，辟太尉府，稍歷顯位，至侍中中書令，遷為監。臣松之按：蹇彖辭云「蹇利西南，往得中也」，不云「有功」；下云「利見大人，往有功也」。〉

泰始元年，晉室踐阼，詔曰：「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，而王竟不足以守位。征西將軍鄧艾，矜功失節，實應大辟。然被書之日，罷遣人眾，束手受罪，比於求生遂為惡者，誠復不同。今大赦得還，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，令祭祀不絕。」三年，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：

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，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，臣竊悼之。惜哉，言艾之反也！艾性剛急，輕犯雅俗，不能協同朋類，故莫肯理之。臣敢言艾不反之狀。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，艾脩治備守，積穀強兵。值歲凶旱，艾為區種，身被烏衣，手執耒耜，以率將士。上下相感，莫不盡力。艾持節守邊，所統萬數，而不難僕虜之勞，士民之役，非執節忠勤，孰能若此？故落門、段谷之戰，以少擊多，摧破強賊。先帝知其可任，委艾廟勝，授以長策。艾受命忘身，束馬縣車，自投死地，勇氣陵雲士眾乘勢，使劉禪君臣面縛，叉手屈膝。艾功名以成，當書之竹帛，傳祚萬世。七十老公，反欲何求！艾誠恃養育之恩，心不自疑，矯命承制，權安社稷；雖違常科，有合古義，原心定罪，本在可論。鍾會忌艾威名，構成其事。忠而受誅，信而見疑，頭縣馬市，諸子並斬，見之者垂泣，聞之者嘆息。陛下龍興，闡弘大度，釋諸嫌忌，受誅之家，不拘敘用。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，吳人傷子胥之冤酷，皆為立祠。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，亦猶是也。臣以為艾身首分離，捐棄草土，宜收屍喪，還其田宅。以平蜀之功，紹封其孫，使闔棺定諡，死無餘恨。赦冤魂於黃泉，收信義於後世，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，所為者寡而悅者眾矣。

九年，詔曰：「艾有功勳，受罪不逃刑，而子孫為民隸，朕常愍之。其以嫡孫朗為郎中。」

艾在西時，修治障塞，築起城塢。泰始中，羌虜大叛，頻殺刺史，涼州道斷。吏民

安全者，皆保艾所築塢焉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咸寧中，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，得見辭，武帝問震所由進，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，帝遂尋問艾，震具申艾之忠，言之流涕。先是以艾孫朗為丹水令，由此遷為定陵令。次孫千秋有時望，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。永嘉中，朗為新都太守，未之官，在襄陽失火，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，惟子韜子行得免。千秋先卒，二子亦燒死。〉

州泰

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，亦好立功業，善用兵，官至征虜將軍、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。景元二年薨，追贈衛將軍，諡曰壯侯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初，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，司馬宣王鎮宛，潛數遣詣宣王，由此為宣王所知。及征孟達，泰又導軍，遂辟泰。泰頻喪考、妣、祖，九年居喪，宣王留缺待之，至三十六日，擢為新城太守。宣王為泰會，使尚書鍾繇調泰：「君釋褐登宰府，三十六日擁麾蓋，守兵馬郡；乞兒乘小車，一何駛乎？」泰曰：「誠有此。君，名公之子，少有文采，故守吏職；獼猴騎土牛，又何遲也！」眾賓咸悅。後歷兗、豫州刺史，所在有籌算績效。〉

鍾會

鍾會字士季，潁川長社人，太傅繇小子也。少敏惠夙成。〈會為其母傳曰：「夫人張氏，字昌蒲，太原茲氏人，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。世長吏二千石。夫人少喪父母，充成侯家，修身正行，非禮不動，為上下所稱述。貴妾孫氏，攝嫡專家，心害其賢，數讒毀無所不至。孫氏辨博有智巧，言足以飾非成過，然竟不能傷也。及妊娠，愈更嫉妒，乃置藥食中，夫人中食，覺而吐之，瞑眩者數日。或曰：『何不向公言之？』答曰：『嫡庶相害，破家危國，古今以為鑑誡。假如公信我，眾誰能明其事？彼以心度我，謂我必言，固將先我；事由彼發，顧不快耶！』遂稱疾不見。孫氏果謂成侯曰：『妾欲其得男，故飲以得男之藥，反謂毒之！』成侯曰：『得男藥佳事，闇於食中與人，非人情也。』遂訊侍者俱服，孫氏由是得罪出。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，夫人言其故，成侯大驚，益以此賢之。黃初六年，生會，恩寵愈隆。成侯既出孫氏，更納正嫡賈氏。」臣松之按：鍾繇於時老矣，而方納正室。蓋禮所云「宗子雖七十，無無主婦」之義也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會母見寵於繇，繇為之出其夫人。卞太后以為言，文帝詔繇復之。繇恚憤，將引鴆，弗獲，餐椒致噤，帝乃止。〉中護軍蔣濟著論，謂「觀其眸子，足以知人。」會年五歲，繇遣見濟，濟甚異之，曰：「非常人也。」及壯，有才數技藝，而博學精練名理，以夜續晝，由是獲聲譽。

正始中，以為秘書郎，遷尚書中書侍郎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，再呈輒不可意，命松更定。以經時，松思竭不能改，心苦之，形於顏色。會察其有憂，問松，松以實答。會取視，為定五字。松悅服，以呈景王，王曰：「不當爾邪，誰所定也？」松曰：「鍾會。向亦欲啟之，會公見問，不敢饕其能。」王曰：「如此，可大用，可令來。」會問松王所能，松曰：「博學明識，無所不貫。」會乃絕賓客，精思十日，平旦入見，至鼓二乃出。出後，王獨拊手嘆息曰：「此真王佐材也！」松字叔茂，陳留人，九江太守邊讓外孫。松弱冠有才，從司馬宣王征遼東，宣王命作檄，及破賊，作露布。松從還，宣王辟為掾，時年二十四，遷中書郎，遂至太守。松子濬，字顯弘，晉廷尉。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，聲譽夙著，弱冠登朝，已歷顯位，景王為相，何容不悉，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？設使先不相識，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，雖聖人其猶病諸，而況景王哉？〉高貴鄉公即尊位，賜爵關內侯。

毌丘儉作亂，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，會從，典知密事，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。景王薨於許昌，文王總統六軍，會謀謨帷幄。時中詔敕尚書傅嘏，以東南新定，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，令嘏率諸軍還。會與嘏謀，使嘏表上，輒與衛將軍俱發，還到雒水南屯住。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、輔政，會遷黃門侍郎，封東武亭侯，邑三百戶。

甘露二年，徵諸葛誕為司空，時會喪寧在家，策誕必不從命，馳白文王。文王以事已施行，不復追改。〈會時遭所生母喪。其母傳曰：「夫人性矜嚴，明於教訓，會雖童稚，勤見規誨。年四歲授《孝經》，七歲誦《論語》，八歲誦《詩》，十歲誦《尚書》，十一誦《易》，十二誦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國語》，十三誦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，十四誦《成侯易記》，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。謂會曰：『學猥則倦，倦則意怠；吾懼汝之意怠，故以漸訓汝，今可以獨學矣。』雅好書籍，涉曆書，特好易、老子，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、勞謙君子、籍用白茅、不出戶庭之義，每使會反覆讀之，曰：『易三百餘爻，仲尼特說此者，以謙恭慎密，樞機之發，行己至要，榮身所由故也，順斯術已往，足為君子矣。』正始八年，會為尚書郎，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：『汝弱冠見敘，人情不能不自足，則損在其中矣，勉思其戒！』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，日縱酒沉醉，會兄侍中毓宴還，言其事。夫人曰：『樂則樂矣，然難久也。居不驕，制節謹度，然後乃無危溢之患。今奢僭若此，非長守富貴之道。』嘉平元年，車駕朝高平陵，會為中書郎，從行。相國宣文侯始舉兵，眾人恐懼，而夫人自若。中書令劉放、侍郎衛瓘、夏侯和等家皆怪問：『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，何能無憂？』答曰：『大將軍奢僭無度，吾常疑其不安。太傅義不危國，必為大將軍舉耳。吾兒在帝側何憂？聞且出兵無他重器，其

勢必不久戰。』果如其言，一時稱明。會歷機密十餘年，頗豫政謀。夫人謂曰：『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，事從民悅，可謂功矣。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，末業鄙事，必不能久。其識本深遠，非近人所言，吾常樂其為人。汝居心正，吾知免矣。但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，不忝先人耳。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，但力行不倦，抑亦其次。雖接鄙賤，必以言信。取與之間，分畫分明。』或：『此無乃小乎？』答曰：『君子之行，皆積小以致高大，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，此乃小人之事耳。希通慕大者，吾所不好。』會自幼少，衣不過青紺，親營家事，自知恭儉。然見得思義，臨財必讓。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，悉送供公家之用，一無所取。年五十有九，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。比葬，天子有手詔，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，喪事無鉅細，一皆供給。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，有世婦，有妻，有妾，所謂外命婦也。依春秋成風、定姒之義，宜崇典禮，不得總稱妾名，於是稱成侯命婦。殯葬之事，有取於古制，禮也。」〉及誕反，車駕住項，文王至壽春，會復從行。

初，吳大將全琮，孫權之婚親重臣也，琮子懌、孫靜、從子端、翩、緝等，皆將兵來救誕。懌兄子輝、儀留建業，與其家內爭訟，攜其母，將部曲數十家渡江，自歸文王。會建策，密為輝、儀作書，使輝、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，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，欲盡誅諸將家，故逃來歸命。懌等恐懼，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，皆蒙封寵，城中由是乖離。壽春之破，會謀居多，親待日隆，時人謂之子房。軍還，遷為太僕，固辭不就。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，為腹心之任。以討諸葛誕功，進爵陳侯，屢讓不受。詔曰：「會典綜軍事，參同計策，料敵制勝，有謀謨之勳，而推寵固讓，辭指款實，前後累重，志不可奪。夫成功不處，古人所重，其聽會所執，以成其美。」遷司隸校尉。雖在外司，時政損益，當世與奪，無不綜典。嵇康等見誅，皆會謀也。

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，料蜀國小民疲，資力單竭，欲大舉圖蜀。惟會亦以為蜀可取，豫共籌度地形，考論事勢。景元三年冬，以會為鎮西將軍、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。文王敕青、徐、兗、豫、荊、揚諸州，並使作船，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，外為將伐吳者。四年秋，乃下詔使鄧艾、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，艾趣甘松、沓中連綴維，緒趣武街、橋頭絕維歸路。會統十餘萬眾，分從斜谷、駱谷入。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，會在後行，而橋穿，馬足陷，於是斬儀。儀者，許褚之子，有功王室，猶不原貸。諸軍聞之，莫不震竦。蜀令諸圍皆不得戰，退還漢、樂二城守。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，諸軍數道平行，至漢中。蜀監軍王含守樂城，護軍蔣斌守漢城，兵各五千。會使護軍荀愷、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，愷圍漢城，輔圍樂城。會徑過，西出陽安口，遣人祭諸葛亮之墓。使護軍胡烈等行前，攻破關城，得庫藏積穀。姜維自沓中還，至陰平，合集士眾，欲赴

關城。未到，聞其已破，退趣白水，與蜀將張翼、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。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：

往者漢祚衰微，率土分崩，生民之命，幾於泯滅。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，撥亂反正，拯其將墜，造我區夏。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，受命踐阼。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，恢拓洪業。然江山之外，異政殊俗，率土齊民未蒙王化，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。今主上聖德欽明，紹隆前緒，宰輔忠肅明允，劬勞王室，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。悼彼巴蜀，獨為匪民，愍此百姓，勞役未已。是以命授六師，龔行天罰，征西、雍州、鎮西諸軍，五道並進。古之行軍，以仁為本，以義治之；王者之師，有征無戰；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，周武有散財、發廩、表閭之義。今鎮西奉辭銜命，攝統戎重，庶弘文告之訓，以濟元元之命，非欲窮武極戰，以快一朝之政，故略陳安危之要，其敬聽話言。

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，興兵朔野，困躓冀、徐之郊，制命紹、布之手，太祖拯而濟之，與隆大好。中更背違，棄同即異，諸葛孔明仍規秦川，姜伯約屢出隴右，勞動我邊境，侵擾我氐、羌，方國家多故，未遑修九伐之征也。今邊境乂清，方內無事，畜力待時，并兵一向，而巴蜀一州之眾，分張守備，難以御天下之師。段谷、侯和沮傷之氣，難以敵堂堂之陳。比年以來，曾無寧歲，征夫勤瘁，難以當子來之民。此皆諸賢所親見也。蜀相壯見禽於秦，公孫述授首於漢，九州之險，是非一姓。此皆諸賢所備聞也。明者見危於無形，智者規禍於未萌，是以微子去商，長為周賓，陳平背項，立功於漢。豈晏安酖毒，懷祿而不變哉？

今國朝隆天覆之恩，宰輔弘寬恕之德，先惠後誅，好生惡殺。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，位為上司，寵秩殊異。文欽、唐咨為國大害，叛主仇賊，還為戎首。咨困逼禽獲，欽二子還降，皆將軍、封侯；咨與聞國事。壹等窮踧歸命，猶加盛寵，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！誠能深鑑成敗，邈然高蹈，投跡微子之踪，錯身陳平之軌，則福同古人，慶流來裔，百姓士民，安堵舊業，農不易畝，市不回肆，去累卵之危，就永安之福，豈不美與！若偷安旦夕，迷而不反，大兵一發，玉石皆碎，雖欲悔之，亦無及已。其詳擇利害，自求多福，各具宣布，咸使聞知。

鄧艾追姜維到陰平，簡選精銳，欲從漢德陽入江由、左儋道詣綿竹，趣成都，與諸葛緒共行。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，西行非本詔，遂進軍前向白水，與會合。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，徑出江由。未至百里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，艾使章先登。遂長驅而前。

會與緒軍向劍閣，會欲專軍勢，密白緒畏懦不進，檻車徵還。軍悉屬會，〈按《百官名》：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。子衝，廷尉。荀綽《兗州記》曰：衝子詮，字德林，玫字仁林，並知名顯達。詮，兗州刺史。玫，侍中御史中丞。〉進攻劍閣，不克，引退，蜀軍保險拒守。艾遂至綿竹，大戰，斬諸葛瞻。維等聞瞻已破，率其眾東入於巴。會乃進軍至涪，遣胡烈、田續、龐會等追維。艾進軍向成都，劉禪詣艾降，遣使敕維等令降於會。維至廣漢鄨縣，令兵悉放器仗，送節傳於胡烈，便從東道詣會降。會上言曰：

賊姜維、張翼、廖化、董厥等逃死遁走，欲趣成都。臣輒遣司馬夏侯咸、護軍胡烈等，經從劍閣，出新都、大渡截其前，參軍爰　　、將軍句安等躡其後，參軍皇甫闓、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，臣據涪縣為東西勢援。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，擐甲厲兵，塞川填谷，數百里中首尾相繼，憑恃其眾，方軌而西。臣敕咸、闓等令分兵據勢，廣張羅罔，南杜走吳之道，西塞成都之路，北絕越逸之徑，四面雲集，首尾並進，蹊路斷絕，走伏無地。臣又手書申喻，開示生路，群寇困逼，知命窮數盡，解甲投戈，面縛委質，印綬萬數，資器山積。昔舜舞干戚，有苗自服；牧野之師，商旅倒戈：有征無戰，帝王之盛業。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；全軍為上，破軍次之：用兵之令典。陛下聖德，侔踪前代，翼輔忠明，齊軌公旦，仁育羣生，義征不諜，殊俗向化，無思不服，師不逾時，兵不血刃，萬里同風，九州共貫。臣輒奉宣詔命，導揚恩化，復其社稷，安其閭伍，捨其賦調，弛其徵役，訓之德禮以移其風，示之軌儀以易其俗，百姓欣欣，人懷逸豫，後來其蘇，義無以過。

會於是禁檢士眾不得鈔略，虛己誘納，以接蜀之群司，與維情好歡甚。〈《世語》曰：夏侯霸奔蜀，蜀朝問「司馬公如何德」？霸曰：「自當作家門。」「京師俊士」？曰：「有鍾士季，其人管朝政，吳、蜀之憂也。」《漢晉春秋》曰：初，夏侯霸降蜀，姜維問之曰：「司馬懿既得彼政，當復有征伐之志不？」霸曰：「彼方營立家門，未遑外事。有鍾士季者，其人雖少，終為吳、蜀之憂，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。」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。按習鑿齒此言，非出他書，故採用《世語》而附益也。〉十二月詔曰：「會所向摧弊，前無強敵，緘制眾城，罔羅迸逸。蜀之豪帥，面縛歸命，謀無遺策，舉無廢功。凡所降誅，動以萬計，全勝獨克，有征無戰。拓平西夏，方隅清晏。其以會為司徒，進封縣侯，增邑萬戶。封子二人亭侯，邑各千戶。」

會內有異志，因鄧艾承制專事，密白艾有反狀，〈《世語》曰：會善效人書，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，皆易其言，令辭指悖傲，多自矜伐。又毀文王報書，手作以疑之也。〉於是詔書檻車徵艾。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，敕會並進軍成都，監軍衛瓘在會前行，

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，艾軍皆釋仗，遂收艾入檻車。會所憚惟艾，艾既禽而會尋至，獨統大眾，威震西土。自謂功名蓋世，不可復為人下，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，遂謀反。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，會自將大眾隨其後。既至長安，令騎士從陸道，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，以為五日可到孟津，與騎會洛陽，一旦天下可定也。會得文王書云：「恐鄧艾或不就徵，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，屯樂城，吾自將十萬屯長安，相見在近。」會得書，驚呼所親語之曰：「但取鄧艾，相國知我能獨辦之；今來大重，必覺我異矣，便當速發。事成，可得天下；不成，退保蜀漢，不失作劉備也。我自淮南以來，晝無遣策，四海所共知也。我欲持此安歸乎！」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，其明日，悉請護軍、郡守、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，為太后發喪於蜀朝堂。矯太后遺詔，使會起兵廢文王，皆班示坐上人，使下議訖，書版署置，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。所請群官，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，城門宮門皆閉，嚴兵圍守。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，烈薦之文王，會請以自隨，任愛之。建愍烈獨坐，啟會，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，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。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：「丘建密說消息，會已作大坑，白棓〈棓與棒同。〉數千，欲悉呼外兵入，人賜白幡〈苦洽反。〉，拜為散將，以次棓殺坑中。」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，一夜傳相告，皆遍。或謂會：「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。」會猶豫未決。

十八日日中，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，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，曾無督促之者，而爭先赴城。時方給與姜維鎧杖，白外有匈匈聲，似失火，有頃，白兵走向城。會驚，謂維曰：「兵來似欲作惡，當云何？」維曰：「但當擊之耳。」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，內人共舉機以柱門，兵斫門，不能破。斯須，門外倚梯登城，或燒城屋，蟻附亂進，矢下如雨，牙門、郡守各緣屋出，與其卒兵相得。姜維率會左右戰，手殺五六人，眾既格斬維，爭赴殺會。會時年四十，將士死者數百人。〈《晉諸公贊》曰：胡烈兒名淵，字世元，遵之孫也。遵，安定人，以才兼文武，累居藩鎮，至車騎將軍。子奮，字玄威，亦歷方任。女為晉武帝貴人，有寵。太康中，以奮為尚書僕射，加鎮軍大將軍、開府。弟廣，字宣祖，少府。次烈，字玄武，秦州刺史。次岐，宇玄嶷，并州刺史。廣子喜，涼州刺史。淵小字鷂鴟，時年十八，既殺會救父，名震遠近。後趙王倫簒位，三王興義，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，屢破齊軍。會成都戰克，淵乃歸降伏法。〉

初，艾為太尉，會為司徒，皆持節、都督諸軍如故，咸未受命而斃。會兄毓，以四年冬薨，會竟未知問。會兄子邕，隨會與俱死，會所養兄子毅及峻、迾〈敕連反。〉等下獄，當伏誅。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：「峻等祖父繇，三祖之世，極位臺司，佐命立勳，饗食廟庭。父毓，歷職內外，幹事有績。昔楚思子文之治，不滅斗氏之祀；晉錄成宣之忠，用存趙氏之後。以會、邕之罪，而絕繇、毓之類，吾有愍然！峻、迾兄弟特原，

有官爵者如故。惟毅及邕息伏法。」或曰，毓曾密啟司馬文王，言會挾術難保，不可專任，故宥峻等云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文王嘉其忠亮，笑答毓曰：「若如卿言，必不以及宗矣。」〉

初，文王欲遣會伐蜀，西曹屬邵悌求見曰：「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，愚謂會單身無重任，不若使餘人行。」文王笑曰：

我寧當復不知此耶？蜀為天下作患，使民不得安息，我今伐之如指掌耳，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。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，智勇並竭而強使之，適為敵禽耳。惟鍾會與人意同，今遣會伐蜀，必可滅蜀。滅蜀之後，就如卿所慮，當何所能一辦耶？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，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，心膽以破故也。若蜀以破，遺民震恐，不足與圖事；中國將士各自思歸，不肯與同也。若作惡，祗自滅族耳。卿不須憂此，慎莫使人聞也。

及會白鄧艾不軌，文王將西，悌復曰：「鍾會所統，五六倍於鄧艾，但可敕會取艾，不足自行。」文王曰：「卿忘前時所言邪，而更雲可不須行乎？雖爾，此言不可宣也。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，但人不負我，我豈可先人生心哉！近日賈護軍問我，言：『頗疑鍾會不？』我答言：『如今遣卿行，寧可復疑卿邪？』賈亦無以易我語也。我到長安，則自了矣。」軍至長安，會果已死，咸如所策。〈按咸熙元年〈百官名〉：邵悌字元伯，陽平人。《漢晉春秋》曰：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，召而責之曰：「往者王經之死，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，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，若復相容，其如王法何！」雄曰：「昔先王掩骼埋胔，仁流朽骨，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？今王誅既加，於法已備，雄感義收葬，教亦無闕。法立於上，教弘於下，以此訓物，雄曰可矣！何必使雄背死違生，以立於時。殿下讎對枯骨，捐之中野，百歲之後，為臧獲所笑，豈仁賢所掩哉？」王悅，與宴談而遣之。習鑿齒曰：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，哭王經而哀感市人，葬鍾會而義動明主，彼皆忠烈奮勁，知死而往，非存生也。況使經、會處世，或身在急難，而有不赴者乎？故尋其奉死之心，可以見事生之情，覽其忠貞之節，足以愧背義之士矣。王加禮而遣，可謂明達。〉

會嘗論易無互體、才性同異。及會死後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，名曰《道論》，而實刑名家也，其文似會。

王弼

初，會弱冠與山陽王弼竝知名。弼好論儒道，辭才逸辯，注《易》及《老子》，為尚書郎，年二十餘卒。〈弼字輔嗣。何劭為其傳曰：弼幼而察慧，年十餘，好老氏，通辯能言。父業，為尚書郎。時裴徽為吏部郎，弼未弱冠，往造焉。徽一見而異之，問弼曰：「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，然聖人莫肯致言，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？」弼曰：「聖人體無，無又不可以訓，故不說也。老子是有者也，故恆言無所不足。」尋亦為傅嘏所知。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，甚奇弼，嘆之曰：「仲尼稱後生可畏，若斯人者，可與言天人之際乎！」正始中，黃門侍郎累缺。晏既用賈充、裴秀、朱整，又議用弼。時丁謐與晏爭衡，致高邑王黎於曹爽，爽用黎。於是以弼補臺郎。初除，覲爽，請間，爽為屏左右，而弼與論道，移時無所他及，爽以此嗤之。時爽專朝政，黨與共相進用，弼通俊不治名高。尋黎無幾時病亡，爽用王沈代黎，弼遂不得在門下，晏為之嘆恨。弼在臺既淺，事功亦雅非所長，益不留意焉。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，為當時所推。每與弼語，常屈弼。弼天才卓出，當其所得，莫能奪也。性和理，樂遊宴，解音律，善投壺。其論道傅會文辭，不如何晏，自然有所拔得，多晏也，頗以所長笑人，故時為士君子所疾。弼與鍾會善，會論議以校練為家，然每服弼之高致。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，其論甚精，鍾會等述之。弼與不同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，同於人者五情也，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，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，然則聖人之情，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。今以其無累，便謂不復應物，失之多矣。弼注易，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。弼答其意，白書以戲之曰：「夫明足以尋極幽微，而不能去自然之性。顏子之量，孔父之所預在，然遇之不能無樂，喪之不能無哀。又常狹斯人，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，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。足下之量，雖已定乎胸懷之內，然而隔逾旬朔，何其相思之多乎？故知尼父之於顏子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弼注《老子》，為之指略，致有理統。著道略論，注《易》，往往有高麗言。太原王濟好談，病老、莊，常云：「見弼《易》注，所悟者多。」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，初與王黎、荀融善，黎奪其黃門郎，於是恨黎，與融亦不終。正始十年，曹爽廢，以公事免。其秋遇癘疾亡，時年二十四，無子絕嗣。弼之卒也，晉景王聞之，嗟嘆者累日，其為高識所惜如此。孫盛曰：易之為書，窮神知化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於此？世之註解，殆皆妄也。況弼以傅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？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，造陰陽則妙頤無聞，至於六爻變化，群象所效，日時歲月，五氣相推，弼皆擯落，多所不關。雖有可觀者焉，恐將泥夫大道。

《博物記》曰：初，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，劉表欲以女妻粲，而嫌其形陋而用率，以凱有風貌，乃以妻凱。凱生業，業即劉表外孫也。蔡邕有書近萬卷，末年載數車與粲，粲亡後，相國掾魏諷謀反，粲子與焉，既被誅，邕所與書悉入業。業字長緒，位至謁者僕射。子宏字正宗，司隸校尉。宏，弼之兄也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文帝既誅粲二子，以業嗣粲。〉

【評】

評曰：王凌風節格尚，毌丘儉才識拔幹，諸葛誕嚴毅威重，鍾會精練策數，咸以顯名，致茲榮任，而皆心大志迂，不慮禍難，變如發機，宗族塗地，豈不謬惑邪！鄧艾矯然強壯，立功立事，然闇於防患，咎敗旋至，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，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。〈《史記》曰：越王無疆與中國爭強，當楚威王時，越北伐齊，齊威王使人說越王，越王不納。齊使者曰：「幸也，越之不亡也。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，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。今王知晉之失計，不自知越之過，是目論也。」〉

此西晉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